

文武風雲榜 (四)

南天王陳濟棠的早年 (下)

● 林華平

陳炯明叛孫的緣由

民國十一年，陳炯明叛變，且嗾使他的部屬洪兆麟砲轟觀音山粵秀樓，欲殺害非常大元帥孫中山先生夫婦，倘詭謀得逞，不但中華民國將受挫折，連國民革命史也要改寫了。

陳濟棠將軍那時任粵軍的營團長，名義上是陳炯明的部下。但他忠於黨國，對孫大元帥尤為尊崇。陳炯明叛變後，他即率所部，在西江封川江的豆腐坑宣佈獨立。旋將部隊調至廣西梧州火山，響應滇桂軍東下，並參加討逆平亂。這是陳濟棠在革命中一頁光榮史。

陳炯明名捷，字贊三，號競存。廣東海豐縣人，民國前三十三年一月十三日出生於縣城，家道小康。二十二歲時中過秀才，後就讀于廣東法政學堂，民前三年畢業。在校

成績優異，且熱衷革命，得講師李文範和朱執信賞識。畢業後，籌辦海豐「自治報」，頗負聲譽。後由朱執信介紹，加入中國同盟會，在南方支部任宣傳部長。民國前一年「新軍之役」。以廣東諮議局議員的身分，掩護革命工作，機智靈活。辛亥三月廿九日「黃花岡之役」，且為選鋒隊長之一，不幸功

敗垂成。事後黃克強、胡漢民聯名致函海外同志，報告此役經過，檢討失敗原因，認為陳炯明、姚南平和胡毅生三人虛妄僥倖，論罪應該處死，不過孫中山先生予以原恕，並促戴罪圖功。

武昌首義之役，陳炯明于十一月九日起兵，攻取惠州，設立總司令部，統率東江各屬起義民團。迨胡漢民任廣東都督，陳為副都督，黃士龍為參督。至孫中山先生由香港北上，就任臨時大總統時，胡漢民隨行，由陳炯明代理廣東都督。直到孫中山辭去臨時

大總統，乘艦返廣州，胡漢民復任都督。陳旋獲任命為廣東總巡靖遠略兼廣東護軍使，以整訓軍隊，籌辦民團以及開闢軍(公)路為主要工作。

民國六年九月十日，護法軍政府成立。十二月二日，由廣東省長朱慶瀾撥警衛軍二十營，成立援閩粵軍，任陳炯明為總司令，鄧鏗為參謀長。七年六月十日，開始攻閩，先後攻克龍岩、汀州各地，浙軍陳肇英率部來歸，粵軍聲勢益大。八月三十一日進駐漳州，屯兵整補。民國九年十一月回師廣東，驅逐滇桂軍，陳任廣東省長。

民國十年五月五日，孫中山先生就任非常大總統，陳氏出任內政部長兼陸軍部長。當局倚畀之隆，可見一斑。

可是陳氏胸懷狹窄，自視甚高。因廣東都督去留問題，與胡漢民恩怨很深，對孫中山先生也有失忠忱。羽毛稍豐，竟然叛亂，

終致被革職討伐，敗走香港。民國二十二年八月，老死於客地。

陳氏叛變的原因，曾在事發時，參與孫中山先生夫婦護駕的革命元老馬超俊知之最詳。據他分析，主要的有四點：

(一) 個人英雄主義作祟：陳氏之個人英雄主義意味甚濃，此與其先天資質及後天環境有關。彼由學校步入社會，多處順境；適遇時代需要，易得優厚機會。升遷快，歷練熟，善於運用機緣，自持亦復耿介，於是顧盼自豪，旁若無人，自陷於孤陋寡聞，漸與時代脫節。大凡領袖慾強者，多不甘居人下，故喜阿諛而惡忠言。：他擁兵十數萬，滿以為有恃無恐。詎知有權則有勢，失位則一無所有也。凡逆潮流而逞一己之強，其不為潮流所湮沒者，未之有也。：

(二) 受吳佩孚、趙恆惕蠱惑：在一般「見牛而不見夫子」之芸芸軍閥心目中，當時陳炯明之實力果在總理之上。總理之力量是虛而無形者；陳之實力則在握有十數萬大軍。總理只對黨員具有影響力，陳則掌縮軍政大權。所以吳佩孚、趙恆惕等皆特派專人與陳炯明緊密聯絡，並多方蠱惑，投其所好，促使贊成形同割據之分省自治，以阻撓孫中山統一全國北伐計畫之實施。擁兵自重，一心以為鴻鵠將至，貌順心違，待機攫取全權，馴至不顧一切，鋌而走險。

(三) 墮入社會與共產主義殼中：陳雖秀才出身，第自進廣東法政學堂肄業，即有

機會濡染當時之所謂新思潮。當時一般學者與青年，多以凡屬舶來品愈新愈好，罔顧事實，漠視國情，囫圇吞棗，邯鄲學步。陳炯明自視過人，豈甘落人之後。爰以「朝聞道，夕死可矣」之心情，去接受所謂最新思潮——社會及共產主義。值其權勢在握，駐軍於漳州時，遂有不少臭味相投之社會或共產主義者前去襄佐政治、宣傳、教育等工作。如梁永弦任教育局長時，選派思想急進至於脫輻之學生如彭湃等出國留學。陳秋霖主編「閩星報」，陳炯明親撰發刊詞提倡社會主義。民國九年四月二十九日，蘇俄即派代表至漳州訪陳，表示願意助其完成「大事業」。從此陳與列寧常有信息往還。(參見中外雜誌周谷「列寧勾結陳炯明」)迨粵軍回粵，陳任廣東省長，遂迫不及待要聘共產黨陳獨秀主持教育，而且言聽計從儼然師友。因之受毒更深，已至不能自拔。故曾久任其參謀長而相知甚深之鄧鏗同志謂：「陳競存之思想最不穩定」，蓋屬持平之論也。

(四) 封建潛意識作用：陳氏生於海豐，該縣多峻嶺，僻處海隅。除濱海鄉鎮稍得魚鹽之利，極少部份的人民生活較好外，大都貧瘠不堪。由港九至南洋各埠碼頭的苦力和黃包車伕，十九皆為海陸豐人。苟非窘於生計，誰甘離鄉背井，操此苦役？由於民智閉塞，易走極端，以故民性兇悍，盜賊滋蔓。陳固出類拔萃者，然而潛在意識，仍未能脫此範疇也。是其對民主政治真諦，當感柄

鑿。且語言拙訥，鄉音無改，謂為「土包」，並非過言。彼曾一度贊成君主立憲，但並未受康、梁思想之影響；轉而參加革命，又無誠意服膺孫文學說與主張。所謂部屬親信，多為海陸豐人。非親即戚，正所謂「一人得道，雞犬升天」。如鍾秀南，鍾芾農為其表弟；陳達生、陳伯華為其族弟；陳炯光為其堂弟；所謂「智囊」馬育航，則為其父讓與馬家收養之親兄弟。其他將領如葉舉、洪兆麟、楊坤如、鍾景棠、黃強等，大多不學無術，草野莽夫。其中僅黃強一人，畢業於廣東陸軍小學，後留學法國習軍事。而此人目無綱紀，放恣踰越。嘗至大元帥府，不稱總理官銜，妄問：「中山在否？」其驕悍悖謬，不啻若從未受教育之走卒焉。：治封建遺毒與軍閥淫威於一爐，其不犯上作亂，禍國殃民者幾稀矣！(參見馬超俊所著「我的革命奮鬥紀實」第五〇至五三頁)

砲轟奇襲孫文脫險

陳炯明叛變之前，早有跡象。當時孫中山先生主張揮軍北定中原，徹底剷除各地軍閥之割據局面，實行民主憲政，以建立一富強康樂之新中國。陳炯明則主張分省自治，建設廣東，聯結西南，與孫先生的意見相頡頏。十一年三月廿一日，鄧仲元(鏗)軍被刺於廣州大沙頭火車站，傷重身死。不久，陳炯明的親信陳達生亦被刺殺，雙方疑忌日深。陳氏為掩耳盜鈴，呈辭軍政各職，離開

廣州赴惠州，實則早有背叛預謀。當時他已把部隊部署，陸軍分駐廣九鐵路沿線，海軍則沿珠江下游據守，重點則分放在石龍和虎門。又他駐在廣西的葉舉部，則自南寧調返廣州。主力部隊則盡據廣州城各要塞，形成重重包圍，形勢非常緊張。當時陳尚以爲孫中山不敢免他的職，誰知孫先生於四月二十日批准他辭去粵軍總司令和廣東省長的職位。兩天後，並自詔關回廣州坐鎮，以資鎮懾，並安定惶惶不安的人心。陳氏羞憤之餘，竟敢於十六日晨命令他的湘軍港兆麟部屬，砲轟孫先生所駐的觀音山粵秀樓，實行叛變。

在事變前兩天，馬超俊先生得到廣東機器工會密報，知道葉舉的偵探長黃福生連日都有詭異的行動，且該部的機關槍隊已密佈於市內各要衝，乃往粵秀樓謁孫先生，報告一切。可是孫先生仍以君子之心度人，且想以德服人，他聽了之後，還坦然的說：「此次回粵，志在出師北伐，乃爲救國救民而戰，並非與競存爭奪權位。想葉舉等當明大義，不致輕舉妄動，作亂犯上。我擬明日召集民衆代表，說明時局真相，藉釋羣疑。」

次日，孫先生且派馬君武和居正到白雲山，訪晤葉舉，勸他約束部屬，以大局爲重。葉伴作服從，實包藏禍心。是日下午，祕書長謝持，祕書兼廣東電報局長林直勉，都獲得陳氏背叛確息，電報局且截獲北洋政府和陳氏密通電報的證據。他們同往晉謁孫先

生，請即離開總統府，以防不測，但被拒絕，依舊泰然處理公務，真是大勇過人。

不料就在十六日凌晨三時，洪兆麟率隊圍攻總統府，先以槍擊，繼而砲轟。在這危險關頭，孫先生仍不願離府，後經林直勉、林樹巍等人強挽下山，始未負傷。惟當時各重要街口都已密佈崗哨，多人行動也被制止。於是孫先生乃獨自行至財政廳前，適遇洪部大隊通過，無法趨避，只得露入隊中，從容而行。官兵不認識他，以爲是同僚，也不過問。直至永漢路口，他才伺機離隊，繞道長堤，抵達海珠海軍司令部。後由海軍總司令溫樹德等陪同，登上楚豫軍艦，隨即召開各艦長會議，宣達戡亂計劃，並即頒布定難命令。

那時孫夫人宋慶齡女士，仍被囚於觀音山，馬超俊深夜聞變，遂不顧一切，逕奔往粵秀樓，但沿途被崗哨阻撓，無法上山。到了天亮，以電話詢問總統衛隊長馬湘（馬先生的族侄），才知孫中山已下山，然而孫夫人仍困留山上，於是轉囑馬湘和黃惠龍務必拚死與敵周旋，乘隙護送孫夫人向附近水母灣馬伯麟家突圍；一面電請廣州市衛戍司令魏邦平迅予設法，協同營救。直到下午三時，才得悉孫夫人宋慶齡平安突圍。四時，由馬湘護送到馬伯麟家。惠龍則在途中被衝散，可見當時的混亂情況。馬超俊夫婦旋趕往安慰，並留馬夫人沈惠蓮隨侍。馬超俊則轉到沙面，訪晤工部局長副巡捕長吳有及姚昌

，洽商營救辦法。馬超俊因和他們是好朋友，蒙允相助，即再折返馬家，請孫夫人改裝，與馬夫人互換黑膠綢便服，並肩步行，馬超俊自作前導，馬湘則殿後，轉輾行經濠畔街、十三行、杉木欄、漿欄街。至西榮巷時，孫夫人已體力不支，馬超俊急雇一肩輿，供她乘坐，才繼續速行。但剛到達沙面西橋關門時，適遇十餘叛軍喝令檢查，幸這時吳有和姚昌均在關門守候，急開了門，讓他們湧進，並即關門，才得脫險。

當晚孫夫人宋慶齡仍由馬夫人陪同，匿居沙面自來水廠技師李國賓的家裡。十七日晨，馬超俊往河南訪嶺南大學校長鍾榮光，恰好孫中山的公子孫科和美籍顧問勞文都在那裡，遂共商借用嶺大的電船，駛往沙面迎接孫夫人至嶺大，再由馬超俊和勞文隨船護送到黃埔永豐艦，和孫中山團聚。馬超俊當時策動廣州工人罷工，陳炯明竟懸賞十萬元，通緝馬超俊。

至七月十日，孫中山率領各艦進白鵝潭，蔣中正及時到達艦上隨侍。其後，局勢日益惡化，孫中山逆知無法留穗，乃於八月九日下午三時，由蔣中正、汪精衛、陳羣、黃惠龍、馬湘、陳宣、趙植之和馬超俊八人暨衛士數名陪同，離開永豐艦，轉乘摩漢號砲艦赴香港，再換乘俄國皇后號郵輪，于八月十四日抵達上海，才完全脫離了這場重大的災難。但陳炯明仍在惠州作亂，且用黑錢收買軍心。

各省動員整軍討逆

孫中山先生抵滬後，即策動各省的軍隊，會師廣州，討伐叛逆陳炯明。至十一年九月間，抵達滬濱的各省軍事代表，計有滇、桂、湘、贛、鄂、豫、皖、陝、蘇、閩、魯、黔、川等十三省，統計其兵力，不但足以摧毀陳逆，且可匯成北伐雄師。惟均缺乏開拔費用和餉糈，一時調集困難。當時中國國民黨的經濟，極度匱乏，實在無力支應。

後來孫先生憶及廣東留居海外的殷商富僑很多，以往贊助革命輸將也最力。經過權衡之後，遂決定先以香港四邑（新會、台山、開平、恩平）的殷商為對象，派遣馬超俊和劉季生前往香港，設法籌募款項。他們抵步後，立即轉訪伍學錕、楊西岩、林護、伍于簪和伍鴻南等商紳，轉達孫先生的原意，請他們慷慨為國捐獻，支援革命大業。他們都熱烈答允，遂報告孫先生。旋決定先籌集五十萬元港幣，作為各省義師赴粵討逆的開拔費。至於經常餉糈，在粵省未收復之前，仍請各僑商陸續籌付，以安軍心。

其後，孫中山續派馬超俊、孫科、伍朝樞和傅秉常等前往香港，設立總機關，主持軍政，因應策劃事宜，並與古應芬、廖仲愷、鄒魯、林直勉、胡毅生等統籌支援助動等機要事宜。又促許崇智軍長自閩贛邊區進取福州，使陳策聯絡在粵海軍，屆時策應陸軍聯合作戰。

當時，孫先生派李仙根攜港幣三千元給陳濟棠團長，囑他至時響應滇桂軍，但他不肯接受。李氏以同學的身分問他：「不接受此款是否不願聽孫總理之命？」他說：「余必相機行事請你善為回復總理；且接納款項，容易洩漏機密，不必以余為念。」

其後，當滇桂軍行將東下之際，陳銘樞（真如）忽自南京至廣州，陳濟棠團長恐他會有麻煩，轉託中校團附戴載攜款三百元轉交給陳銘樞，促即行離穗，仍暫隱居南京，以免被人發現，並告訴他：「余已決心獨立，響應滇桂軍，本團由余負責一切，請其不必過問。俟時機至時，當請其復出。」其後，因卓仁機之第一旅，始終離革命軍隊之目的太遠，陳團長乃解散該旅，重新整編改組，請陳銘樞出任旅長，以實踐諾言。

至十一年底，滇桂軍奉孫先生之命，入粵討伐陳炯明，陳濟棠團長即行策應，據他回憶說：「當滇桂軍逼近廣西大浮江口時，余團即奉命調至梧州增防，臨時時曾向鄧演達祕密表示，鄧氏甚表贊同。時張發奎在第二團卓仁機處任營長，駐防德慶，余徵得鄧氏同意後，乃於經過德慶時將余之決心告訴張氏，張氏亦表贊同，並謂唯予之命是聽。待至梧州時，前敵總指揮熊略及師長陳章甫召集軍事會議，欲在梧州實行佈防，余為實行原定之計劃，表示反對守梧州，主張撤退至肇慶與滇桂軍作戰。在會議席上，陳章甫對余之主張甚表贊同，此計劃乃得順利進行。

待撤退至廣東封川江口時，陳炯明即電責陳、熊二人因何不守梧州？陳章接電後極表憂慮，曾語余說要跳水自殺。余勸其力持鎮定，不必過份憂慮，蓋如此死法實屬不智。越數日，時值民國十一年除夕，余以時機已至，乃於封川江口之豆腐坑宣布獨立，並將部隊調至梧州火山，響應滇桂軍東下。時張發奎在德慶，聞余獨立，即率第二團之一營宣布響應，卓仁機全團暨其餘兩營，亦採取同一行動。鄧演達在肇慶聞訊，乃將部隊調至德慶與張發奎聯合行動，因此陳炯明叛逆最後崩潰之命運，即由此決定；革命之正義，亦略見伸張矣。」

滇桂大軍東下平亂

民國十二年一月十日滇桂軍順利東下，直達三水，當即調陳濟棠團攻擊三水河口。此地原有陳炯明之部隊陸蘭培一團防守，陳濟棠派人勸其投降，否則開砲擊毀其所住房舍，陸氏遂遵命投降。其餘與滇桂軍接觸之陳部，亦稍戰即退，此後與陳炯明部隊即無任何戰鬥，旋與滇桂軍直抵廣州。

由此可見，陳濟棠將軍富有機智，在討伐陳炯明之戰中，立下大功，亦為革命史中明大義、辨忠奸寫下新頁。

在桂軍入粵之前，梧州警備司令黃紹竑，曾遣密使訪晤孫科和古應芬，接洽投誠，合力討逆，請求先撥港幣十萬元，即可隨時開拔入粵作戰。經孫先生核准，嗣由馬超俊

親付該密使港幣十萬，隨派鄒魯同往梧州宣慰。

桂軍輸誠後，桂軍總司令劉震寰由桂平八步督師東出；滇軍總司令楊希閔率范石生、朱培德；贛軍總司令李烈鈞率李揚明、賴世璜；湘軍總司令譚延闓率魯蕩平、陳嘉佑、蔡鉅猷、方雍英暨川軍盧師諦等部隊，均先後開拔入粵；又許崇智軍亦由贛經閩南回粵策應合圍。於是討逆的革命軍聲威大振，陳炯明頓成甕中之鱉。

至十二年一月十六日，陳逆見大勢已去，乃不得不率領殘部，狼狽退出廣州，龜縮在惠州老巢一帶，以圖喘息。

陳逆與餘孽撤退後，討逆部隊已進至廣州城郊，旋即開入市區，佈告市民，並分電各地報捷。一月十七日至廿五日，胡漢民、廖仲愷和古應芬等，都先後回穗。於是這個革命基地的核心區，遂失而復得。各路軍事領袖也紛紛到達。孫大元帥因與蘇俄代表越飛在滬談判，一時未克南返，廣州因為羣龍無首，遂有「江防司令部之變」發生。幸無重大影響。

陳炯明叛變後，孫大元帥尚寬大為懷，曾派吳稚暉、汪精衛、李石曾、白映斗、鍾榮光等往惠州小西湖百花洲，勸他寫悔過書，希望能幡然悔悟，繼續為國效力，可是他冥頑如故，堅決峻拒，終至喪志辱身，空負一世英名。

二月二十二日，孫中山先生回穗，復任

大元帥。派徐紹楨為廣東省省長，楊西岩為財政廳長，陳樹人為政務廳長，伍學錕為鹽運使。孫科復任廣州市長，吳鐵城為公安局長。

三月一日，大本營組織告成，下設外交部，伍朝樞任部長。內政部，譚延闓任部長。財政部，廖仲愷任部長。建設部，鄧澤如任部長。軍政部，程潛任部長。法制局，古應芬為局長。審計局，劉紀文任局長。參軍長為朱培德，金庫長為林雲陔，祕書長為楊庶堪。至此革命政府才完全恢復了領導權力。

最後我們還願指出，孫先生對陳炯明，原認為他是一個人才，對他期望甚殷。如果不是桀傲自大，氣量狹窄，在革命陣營中應大有可為。

據馬超俊先生說：「平心而論，陳之操守確極廉潔自持。其主省政期間，對於禁煙、禁賭頗為澈底；民選各縣縣長，亦能秉公持正。粵人對其大致好評，非無因也。可惜二三其德，思想投機，大錯鑄成，百身莫贖。如不師心自用，能克順應潮流，服從總理領導，向大處著眼，則總理必視其為心腹股肱，畀倚更殷。從而北伐提早完成，建國提早開始，嗣後國家局面當亦全面改觀。」

李宗仁也說：「陳炯明身材魁梧，儀表非凡。……當時是西南烜赫一時的風雲人物，位居粵桂聯軍總司令，連戰皆捷，所向披

靡。再加以革命為號召，敢作敢為，作風新穎，為人廉潔，頗為物望。可惜他……性屬猜忌，難於兼容並包，此實陳氏不治之病。……」

二次東征建立殊勳

陳炯明叛國後，盤踞廣東東江地區，接受北洋軍閥吳佩孚和英美帝國主義的慫恿，妄圖推翻孫中山先生在廣東建立的革命政府，稱霸華南。他被孫先生革職後，仍不知悔改，躲在惠州，繼續作亂。

孫先生於民國十四年三月十二日逝世後，蔣介石先生繼承孫先生遺志，要肅清各地軍閥，統一全國。而第一個要討伐的，就是陳炯明。

是年冬，陳濟棠將軍參加了國民革命軍第二次東征，也就是對陳炯明的戰鬥。在當時，他是第四軍第十一師師長，軍長是李濟琛。

第二次東征在十月舉行。東征軍由國民革命軍第一軍軍長蔣介石將軍任總指揮，黃埔軍校的政治部主任周恩來任總政治部主任。並由何應欽、李濟琛、程潛分任中、右、左翼縱隊長，俄國顧問羅加覺夫也隨軍東征。因為我國在那時還採取「聯俄、容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所以有共黨分子參加。

東征的兵力，共約三萬三千人，其部署如下：

(一)中路(即第一縱隊)：縱隊長何

應欽。統率的部隊是：
第一軍第一師何應欽部；第一軍第二師王懋功部第一團；
第一軍第三師譚曙卿部；第一獨立師吳鐵城部；
鄂軍；

葉劍英團；兵力共約一萬五千人。擔負的任務是：由博羅向惠州推進。

(二)右翼(即第二縱隊)：縱隊長李濟琛。統率的部隊是：

第四軍第十一師陳濟棠部；第四軍第一獨立旅張發奎部；

第四軍第十二師第三十四團；第四軍第一獨立團雲瀛橋部；

第一支隊張和部；第二支隊余鷹揚部；

第三支隊馮軼斐部。
兵力共約一萬二千人。擔任的任務是：

由平山、淡水向海陸豐前進。

(三)左翼(即第三縱隊)：縱隊長程潛。統率的部隊是：

攻鄂軍四團；豫軍一團；贛軍一團；湘軍一團；
兵力共約六千人。擔任的任務是：由龍門、河源前進。

東征軍部署完畢，即于十月五日由廣州出發。以第四軍第十一師陳濟棠部為主力的右翼縱隊，在縱隊長李濟琛率領下，經常平向謝崗、鎮隆一帶進發，行軍迅速，早在中路縱隊突擊惠州之前，便進駐永湖一帶。由

於惠州強攻未下，部隊奉命暫停前進。至十四日，中路何應欽縱隊擊敗憑險據守之陳逆楊坤如部，佔領了惠州城。陳濟棠師即于十七日奉命前進。翌日正午進抵平山，原駐該處的楊坤如已聞風逃往三多祝，陳師跟蹤追擊，于廿日攻佔三多祝。

第四軍旋偵知敵人在蘭塘、紫金、河婆和新庵一帶佈防。其頭目計有黃任寰、李易標、謝炳文、李雲福兩部共約三千人，正在新庵至赤石、梅隴一帶，構築工事，企圖頑抗。李縱隊長與各將領分析敵情後，決于廿一日向新庵之敵攻擊前進。陳濟棠師于凌晨五時出發，經雙金、樓望向新庵攻擊。陳師開抵雙金時，即與敵人遭遇，爆發了東征中著名的「雙金大戰」。陳師的官兵勇猛進擊，激戰兩個多小時，衝鋒達十餘次，終把敵軍五個團擊潰，建立殊勳。殘敵分向鋪心、安墩方面逃竄。陳師圍獲管退炮一門，步槍數百枝。這一次大捷，給予盤踞東江上游頑抗的敵人沉重的心理打擊。

與此同時，東征軍的第一縱隊，在攻佔惠州以後，仍揮軍向海陸豐挺進。第三縱隊亦已進軍河源、老隆一帶。

東征軍總指揮部決定，三個縱隊合圍，把盤踞東江上游的敵軍完全殲滅。總指揮部並判斷，敵軍主力不在海豐，而在蘭塘，據偵知敵方已集中其主力的第一軍、第二軍和第四軍的萬餘人，擬經蘭塘出發，襲擊東征軍的後路。乃令第二縱隊向蘭塘推進，以

期一舉予以聚殲。李縱隊長奉命後，立即作周密的部署，至廿二日上午八時出發，向蘭塘挺進。

是日下午四時，張發奎旅在熱湯墟與敵軍發生遭遇戰。敵軍計有第一軍林虎所屬的黃業興、王定華、黃任寰等部四千餘人；第二軍劉志陸所屬二千餘人；第四軍李易標所屬二千餘人，合計約萬人。而張發奎全旅只有一千七百餘人，眾寡極為懸殊，所以處境非常困難。張旅長一面電請右翼陳濟棠師迅速馳援，同時命令將士勇猛衝鋒，擊破正面之敵，以免陷入被包圍的危險。不過當時陳濟棠師因距離過遠，而且所經山路十分崎嶇，沒法及時到達。幸而張旅官兵異常勇敢，雖傷亡枕藉，仍奮不顧身，前仆後繼，不稍畏縮，乃能堅守陣地，後來獨立團和第三十四團及時趕到，始將敵軍擊退。迨陳濟棠師來援，敵軍已潰逃。李縱隊長命令陳師、獨立團和第三十四團組成追擊隊，從寶溪圩向正在朝紫金撤退之敵追擊。至廿三日，在湛園與敵軍黃任寰部二千餘人激戰數小時，敵軍不支，分道逃竄。陳師遂佔領蘭塘，並續向紫金追擊。二十五日，攻佔紫金。

陳炯明潰逃死香港

在那個時候，盤踞粵南的陳炯明餘黨鄧本殷稱兵叛亂，分兵三路，圍攻廣州。東征軍總指揮部據報，即令李濟琛縱隊長率第一獨立旅、獨立團和第四團馳往南路，分頭

截擊。陳濟棠師則仍沿東江，繼續追擊陳炯明的殘部。

何應欽率領的第一師，則於二十六日，推進海豐，在河田地區擊敗敵軍李雲福及羅應平等部，並進駐河婆。

蔣總指揮則親率譚曙卿的第三師進攻華陽，在羅徑壩與林虎軍遭遇，展開激烈戰鬥。林虎轄屬的黃業興師、黃任寰師及王定華旅，頑強對抗，激戰了三晝夜，東征軍的第三師支持不住，敗下陣來。當時總指揮部的人馬部份也被沖散，可是蔣總指揮卻寧殺身成仁，至死不退。然敵軍此時已迫近總指揮部，相距只一兩里路了，擔任警衛連的連長陳膺乃敦請他趕快撤離，待重整部隊後再行進攻。但蔣總指揮仍不肯退，陳膺乃強背著他脫離險境。後來何應欽率領的一師人趕到，壓住陣腳；陳濟棠師更以日行一百二十里的速度馳援。林虎軍怕被包圍，才倉皇而逃，但在雙頭地仍遭陳濟棠師迎頭痛擊，包圍聚殲；殘餘之敵，則悉數繳械。陳炯明的主力遂被消滅，從此一蹶不振。

總指揮部於戰後論功行賞，以陳濟棠師及時馳援，扭轉戰局厥功最偉，除深為嘉許外，特犒賞三萬元，激勵將士。

是時東征軍為澈底清除亂源，仍分派部隊追捕各地的殘敵。第一縱隊於十一月五日進駐潮汕，陳濟棠師於七日克復饒平，程潛部則於九日進駐大埔。殘敵不敢再戰，分向閩贛逃竄。總指揮部再令一二兩縱隊，分兩路繼續追擊。陳濟棠師進至和平，繳獲敵軍

槍械很多。程潛部則在永定之北三十里處，將企圖反攻之敵軍擊破。至此陳逆的殘軍也被全部殲滅。東征軍入閩三日，即行班師。國民革命軍第二次東征，也至此宣告勝利結束。至於鄧本殷在南路的叛亂，迨陳濟棠師由東江開返南路時，鄧部已被陳銘樞部擊敗，逃往瓊州（海南島），企圖負隅頑抗。陳濟棠師奉命協同張發奎旅在瓊州登陸，追擊鄧之殘部。民國十五年一月上旬，陳、張的

部隊由雷州的英厘渡海，在舖前港登陸成功，鄧之殘部不堪一擊，四散潰逃，鄧本人則乘船逃往安南。至此陳炯明在廣東的叛亂，悉被救平，廣東局勢轉趨安謐，也為國民革命軍第二次北伐，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至於奸雄陳炯明，在末路窮途中，無法立足國內，乃潛逃香港，蟄居于羅便臣道九十二號。至民國廿二年八月，終鬱鬱而死，後來葬于惠陽縣城西湖紫微山。

陳濟棠傳

林華平著 定價新台幣參佰伍拾元

本書係名記者林華平先生的精心傑作，篇篇精彩。要目有：陳濟棠的早年、討伐陳炯明與二次東征、北伐軍中南天一柱、躍登龍門，編遣兩廣部隊、兩廣恩仇記、兩次出國、胡漢民被扣與寧粵分裂、西南兩機構、陳濟棠的馭下術、反蔣？擁蔣？建設廣州、創辦燕塘軍校、廣東工業建設興建琶江兵工廠、西村士敏廠、六個新式糖廠、硫酸廠與電解廠、肥田料廠、造紙廠、吸引僑資、英雄、美人、掉亡、提倡讀經、興學育才、設立基金、扶翼後輩、請纓抗日壯志未酬、廣東三軍離散經過、共赴國難、出長農林部、香港脫險記、大難不死、臨危受命接長海南、勇者不懼、瓊海撤退、大樹傾頹巨星隕落、陳濟棠年譜等篇，附珍貴歷史圖照二十五開本五百六十八頁歡迎購閱祇收成本費台幣參佰伍拾元，書款交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二號聖文書局帳戶，款到立即掛號寄書。